



MUYANG DE HAIZI

牧羊的孩子

〔苏联〕谢·巴巴耶夫斯基著 曹植寰译

〔苏联〕謝·巴巴耶夫斯基

牧羊的孩子

曹 楨 尧 译



伊·沃罗比奇娃繪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謝·巴巴耶夫斯基是苏联的著名作家，写过金星英雄等长篇小说。这是他特地为儿童写的一本中篇小说。

書中描写两个少年，各具有不同的性格与爱好。有一年暑假，他們到牧羊場去劳动，在劳动中学到了許多东西，对牧羊工作发生了感情，决定把終身献給这个事业。

作者以抒情的笔調歌頌了劳动的偉大，刻划了两个可爱的少年，細致地描写出他們的內心思想和成长过程。人物形象、語言都十分吸引人。讀了該書后，使我們認識到劳动是光荣的，劳动給人智慧，劳动使人成长。

С. БАБАЕВСКИЙ

СУХАЯ БУЙВОЛА

ДЕТГИЗ 1959

牧 羊 的 孩 子

謝·巴巴耶夫斯基著

曹 楨 亮 譯

伊·沃罗比岳娃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譯0256 (初中)

开本787×1092 1/28 印張7 6/7 字數150,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号：R10024·2354

定 价：(4) 0.46 元



第一章 奥列格和阿辽沙

小船拦腰截住耶戈尔雷克河的水流，侧着身发出沙沙的响声，船身一震；平底就爬上了湿沙滩。

奥列格跳上岸，把绳子扔到灌木丛中，拴紧了绳圈。他穿着暗灰色的短裤，颜色差不多象淤泥一样，腰里束着一条军用皮带。皮带上晃动着—把带布套的小刀，象短剑似的。太阳、河水和风抚摸过的富有弹性的身体晒成了深暗的紫铜色。鼻子脱了皮，斑斑駁駁，象壁虎换皮时的背脊一样。一绺棕黄色的头发晒得褪了色，朝上流掠，雄赳赳地竖立着——这不是用梳子梳，而是被水冲成的。睫毛湿透，变得稀疏了；红醋栗似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细缝。两条弯曲的眉毛聚攏在鼻梁上，使那

被风吹得粗糙的瘦臉增添了过分严峻和干練的神气。

奧列格勒紧皮带，瞅了瞅坐在船上的阿辽沙放声大笑起来。

“喂，落湯鷄！”他用嘶哑的破嗓子低沉地喊道。“上来吧，平安靠岸啦！”

阿辽沙不乐意地站了起来。他身上穿着一件紅衬衫，肩膀处撕破了一块。一对信賴別人的淺藍色眼睛里閃着泪花，寬大的前額上留着一綫亚麻色的額发，他忧郁地悶声不响，准备要大哭一場……真舍不得衬衫。这又怎能叫人不惋惜呢？以前誰也沒有过这样的衬衫，現在別人也沒有。单是一条領子就够神气了！前胸象水手服一样，全部敞开。胸前有两个小口袋，每个口袋上各有四顆白色的鈕子，象豌豆粒一样。那顏色多漂亮啊！这不是衬衫，是火焰！紅得象火一样。大白天在太阳底下看它，眼睛都要刺疼的。

衬衫是阿辽沙的母亲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市場上买来的。阿辽沙穿着它上街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馬上就看見他了，連住在梨树村村边上的人也看見了。大伙儿都以为这是面旗子。

孩子們跑攏来，大声叫嚷，很羨慕阿辽沙。奧列格也来了。他一声不响地摸摸布料，咂咂嘴唇說：

“在哪儿买来的？”

“市場上唄。”

“还不错，很别致，”奧列格評論着說。“象面旗子！也很实用。出事的时候，哪輛火車都可以用这件衬衫叫它停下来。”

竟把这样的衬衫弄坏了！它整个儿湿透了，肩膀上破了一个洞，袖子在晃蕩。不，阿辽沙真不該穿着它打魚！要是象奧列格那样，光穿一

条短裤该多好……这都怪奥列格。他干嘛要把船划到蘆葦堆里去呢？那里一点儿好东西也没有，只有蚊子和蜻蜓。还有这条小船也真奇怪。它在耶戈尔雷克河上一路驶得很平稳，没有毛病，但一钻进蘆葦丛里，马上就翻了。为什么？都是为了那只灵敏的黑脖颈晨鳊，它象皮球一样蹦出了水面。奥列格心一急，探过身去，想用手抓住它的尾巴——于是噗咚一声！得，洗个澡吧！阿辽沙险些儿被小船盖住了。他连忙向旁边一纵，可是偏偏那个地方有根树枝。树枝把衬衫扯的多巧妙，连最快的刀子也割不成这个样子！完了！袖子直晃荡，肩膀处穿了个洞，可奥列格还笑……他老爱嘲笑别人！难道可以这样对待朋友吗？

是的，这是一次艰难的航行。奥列格和阿辽沙噗咚一声跳到水里，好不容易才把船拖到小島旁，翻过来，潑出船里的水。当然没有全部潑掉；现在船底还剩下一个黑糊糊的水洼子，里面有十五、六尾用细绳穿起来的鲤鱼，昏沉沉地大张着圆鼓鼓的嘴巴。虾在篓子里乱爬，无聊地舞动着钳子。宁可让鲤鱼和虾全溜跑，只要衬衫一点儿不破就好了！……

阿辽沙用拳头擦干眼泪，没心望奥列格，也没心瞧虾。他在想，回到家里怎样在母亲跟前露脸。如果父亲已经从牧场回来就好了。阿辽沙的父亲是个性情温顺的人。他可能也要嘀咕几句，责备一番。他也舍不得衬衫的，但是他不会打人……母亲哪！阿辽沙的母亲非常爱发脾气……他一想到穿着袖子快掉下来的衬衫走进屋里就浑身直打哆嗦。

“你哆嗦什么？”

“游水游多了，我冷得很。你也冷吗，奥列格？”

“咄，不中用的家伙！”奥列格反驳说。“我可没有冻僵或者生病的习惯。难道游水也能游出病来？你是在那边蘆葦堆里吓坏了，当然是吓

坏了！”

“是的，当然是……你倒好……”

“什么‘你倒好’？你到底爬不爬上岸呀？”

奥列格不等他答话便跳到小船里，用双手紧紧抓住阿辽沙，挥动起拳头来了。

“你干嘛打人？”阿辽沙生气了。“你站到芦苇堆里，没抓着晨鳧，倒把衬衫弄坏了。你瞧！衬衫完蛋了……你还要打人！”

“我不是打人。我是让你热一热，免得你生病呀。”奥列格两眼炯炯发光，双手叉腰。“阿辽沙，老朋友，咱俩来碰碰拳头？要末斗一斗？……喂，愿意吗？”

“别闹……”

“我要来！喂，开始啦！你打我吧！”

阿辽沙还没来得及回头望一望，奥列格就用肩膀把他使劲一撞，撞得他跳出了小船。朋友俩马上就扭打起来，摔倒在沙滩上，翻滚到河边。当他们的脚都泡在水里，阿辽沙穿着那件撕破了、被沙子弄脏的紅布衬衫仰躺在地上不再抵抗了，奥列格才站起来，扯了扯短裤，正了正皮带，把套子套住的小刀挪到前面。

“喂，怎么样？病好了吧？”奥列格笑了。“暖和了吗？你怎么这样软弱？瞧你哭哭啼啼，象个小姑娘似的。我真不懂，阿辽沙，你这么没有斗争性，人家怎会吸收你入共青团的？”

阿辽沙哼哼哧哧地喘着气，不乐意地站了起来。袖子脱落了，掉在地上。阿辽沙捡起它，闷声不响地给奥列格看，想把它套上臂膀，但总套不上去。他泪水盈溢，面颊通红。

“你别担心，我学习好，人家就吸收我入了团呗。”阿辽沙噘着鼻子回答说。“你就是因为得两分才不能入团。”

“你这么想吗？”

“不管想不想，你总逃不过两分。”

“得两分又怎样？瞧你说的！”奥列格插嘴说，“只要我愿意，就不会得两分……”

“又吹牛啦？……”

“一点也不。考试时没得两分吧？没有……”阿辽沙，瞧我干它一件大事，叫人家马上吸收我入团！”

阿辽沙默不作声。让奥列格自吹自擂吧。这他可不习惯。

“嗨，阿辽沙，你说，我是你的好朋友么？你得说老实话，是好朋友么？”

“还有啥好说的？衬衫完了……”

“不，你别提衬衫，你凭良心说：是好朋友么？”

“嗯，是好朋友……这又怎么的？”

“那你听我说，阿辽沙：我要教你脱离灾难！”

“你？怎么救法？”

“这个现在我自己还不知道呢……不过我担保救得了！”

“你不知道……那还吹牛？”

“嗨，你这个共青团员！你听听，我想的办法……咱俩在这儿坐到天黑。夜里看不出你的衬衫是啥颜色的。咱俩摸黑回到我家里……这法子妙不妙？啊？”

“不怎么妙……天会亮的，天亮了怎么办？总不会老是夜晚呀？”



“到天亮咱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夜幕很快籠罩了大地。太阳沉入耶戈尔雷克河对岸，在丘陵起伏的草原那边老远老远的什么地方消失了。夜渐深沉，顏色变暗，失去了光澤。晴朗的淡青色天空里一颗星星孤独地閃着微光。河水暗了下来；河岸变得低矮，勉强才分辨得出来。

奥列格走到小船那里，拿起了釣竿、一串魚和箕子。虾还在箕子里凶恶地舞动着鉗子呢。他喊了一声阿辽沙。他們两个人把船拉上了岸，把繩子在灌木上拴得更牢固些，然后又坐在沙地上等天黑。

“阿辽沙，你干嘛不愿意跟我一块儿上技术学校？”奥列格忽然問道。“你知道这該有多好啊！那里的老师不象普通学校里的那么爱找岔儿，总之……”

“总之什么？”

“上技术学校绝对有指望。学它三年，就学成啦！咱俩当上专家……”

“当綿羊专家嗎？你算找到好专业啦！”

“不只是当綿羊专家。要当所有牲畜的专家。”

“你要給牛馬治病？”阿辽沙冷笑道。“干这样的活我可不合适。我父亲当种牛員足够了，他一輩子就忙着搞配种的公牛。你知道那些牛多吓人嗎？”

“你驕傲啦，阿辽沙？”

“不，我就是不喜欢干这种活。”

“你到底要干什么？想过嗎？”

“还没好好想过……可能我要写詩，象萊蒙托夫一样。”

“蠢話！阿辽沙，你哪及得上萊蒙托夫！来吧，咱俩永远在一起。我

下了决心：上技术学校去……快些摆脱学校里的老师。不过，阿辽沙，怎么办呢？我不是共青团员，不知道技术学校会不会录取我。”

“那你交一份入团申请书吧。你考试没得两分呀。”

“可是三分很多，五分一个也没有！”奥列格叹了口气。“你看，没有五分也能入团吗？”

“干嘛不能？你很有斗争性……”

“这倒是的……照这一点当然可以吸收的。”奥列格仰躺在地上，张开双手。“嗨，我望着天上这些星星，可是，阿辽沙，你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不知道？我想干点什么，可就想不出个名堂来。”他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阿辽沙，你知道我想出什么来了？划船去！真的，咱俩顺着耶戈尔雷克河划去。这有多美啊！夜晚，就象现在一样，星星在咱们头顶上，咱俩划呀划的。于是朝霞升起，东方发白，早晨到来了，咱俩还是一个劲儿地划……”

“划到哪儿去呀？”

“河水流到哪儿，咱俩就划到哪儿。”奥列格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在离开梨树村很远的地方，咱俩靠岸了，生起篝火，煮饭吃，然后又顺着耶戈尔雷克河奔去！愿意吗？啊？”

“愿意，”阿辽沙说。他的心也被这种幻想吸引住了。“可是咱们的人怎么办？”

“咱们的人是誰？”奥列格抬起身来。“你这说的是誰？”

“母亲、父亲唄。他们要知道了呢？”

“你真叫我奇怪，阿辽沙，瞧你多犟气！咱俩已经是大人，能独立了。划走就得了唄！”

“奥列格，你說，肚子里干嘛咕嚕咕嚕直响？”阿辽沙忽然問道。“这是什么道理？”

“你当我不知道？想吃呗……猜对了吧？”

“哦……你也想吃嗎？”

“当然！打清早起我啥也没吃过。不过我忍得住。就是两天不吃我也忍得住……阿辽沙，要锻炼意志力。它在生活里可有用哪。”

“試过了。沒成功……回家吧？啊？”

“天已經黑了，这会儿可以走啦。”奥列格望了望天空，同意說。“好，起来吧！你瞧瞧自己的衬衫。是啥顏色？”

阿辽沙悶声不响。

朋友俩收拾好釣竿、魚和虾，动身回梨树村去了。他們抄近路直接穿过牧场：奥列格在前面大踏步走着，阿辽沙跟在后面，勉强才赶上他。

“想到了！”奥列格大喊一声，吓得阿辽沙一哆嗦，停了下来。“你知道咱俩要干什么？你母亲絕对猜不着！我把我那件衬衫給你。懂嗎？这妙极了！喂，你干嘛不吭声？”

“可它不是紅色的。我要的是紅衬衫。”

“是的，一点不錯，它不太紅，但它是粉紅色的呀。”奥列格想了想，搔搔后脑勺。“夜里它就跟紅的一样，看不出来的。你穿着它走到母亲面前，她分不清的。打个賭吧！你把你那件衬衫留在我家里，讓我母亲补一补。她样样都会……喂，愿意嗎？”

“这会儿还有啥办法呢？”阿辽沙忧郁地回答說。“愿意。”

第二章 格利沙舅舅

那天天还没黑，当我们的两个小渔夫把小船拉上岸的时候，一阵摩托車单调的噼啪声响遍了梨树村离耶戈尔雷克河最远的一条街。一个肩膀宽阔的男人弯腰骑在車座上。他戴了个风鏡，穿一件帆布上衣，没扣鈕扣；风掀起了上衣前襟，把它吹得上下飞舞，就象翅膀一样。他那胡髭丛生的臉和包着头巾的大脑袋沾满了灰尘。一只空瘪瘪的背囊在載物架上跳动着。骑摩托車的人身向前傾，坚强有力的手扶住車把，沿街拖着一长条整齐的尘土印，疾駛到奥列格的母亲安娜斯塔霞的院子跟前。他用前輪撞开了柵栏門，两脚撑在地上，把車开到門口。他把車架撑好了，脱了风鏡，从头发散乱的脑袋上摘下包头巾，抖掉尘土，用它擦擦臉，四下里打量一番。

“喂，当家的！”他喊了一声，又敲了敲門。“娜斯金卡〔注一〕！小奥列格！外甥女！这里有活人嗎？”

“誰这样吵吵嚷嚷的？”

安娜斯塔霞提着个水桶，弯着身子从小板棚里走出来。在她身后出現了一头小牛犢，舔着被牛奶沾湿的粗糙的嘴唇。安娜斯塔霞一看见来客，就把空水桶掉在地上了。

“格利沙〔注二〕！哥哥！”她拍拍手。“你象鳥儿似的从天上飞下来了！”

“我飞得象只鳥儿，这对了。”格利戈里走到妹妹跟前，拥抱她。“不

〔注一〕 娜斯金卡是安娜斯塔霞的小名。

〔注二〕 格利沙是格利戈里的小名。

过不是从天上，而是从草原上飞来的。我要到斯塔夫罗波尔去买剪毛机。剪毛开始了，机器不够用。我那里的运输也困难。羊毛要运出去，缺少卡車。所以我就順便拐到梨樹村来走一遭。明天我到雅罗申柯那里去要卡車。咱們現在到了热火朝天的时候啦，娜斯金卡。这才找到个机会来探望你。我奔上阳关大道，快馬又加鞭，在草原上一口气飞了八、九百里，这会儿在你家門口着地了。”

“怪不得你就象搽了粉似的。”安娜斯达霞用手掌撫平了哥哥后脑勺上的头发，触了触胡髭。“整个人都好象发白了……”

“尘土弄的。”格利戈里笑着回答說。“热风正在咱們那儿溜达。啥都滚烫热辣……喂，妹子，弄点水来冲掉白头发了吧。”

安娜斯达霞走进屋里，拿来了一桶水，还有大杯子、小臉盆、肥皂和毛巾。格利戈里脱了上衣和衬衫，妹妹用大杯子舀水倒在他两只手合成的寬大的掌心里，澆到他那肮脏的脖子上。水从肩膀上流下来，弄湿了象长着簇羊毛那样毛茸茸的胸膛，一道道地流到肌肉发达的背脊上……

安娜斯达霞瞅着强壮結实的男人背脊，在腰际淌的水流，瞅着瞅着，便想起了往事。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她的丈夫也在这院心里洗臉。他脚上的皮靴已經穿破，被泥垢蝕坏了。門槛上放着一件被尘土和汗水漬成暗褐色的軍服，軍服下面露出一挺自动枪……自动枪手安德烈服役的那个坦克兵团未經战斗就撤退到馬尼赤村那边去。坦克停在邻近的庫古里特村作短暫的休息。安德烈赶回家来呆上个把鐘头，还来得及洗个臉，同家人見一面。他用手巾擦干了黝黑的頸脖，瞧了瞧抱着嬰兒的安娜斯达霞。安德烈的眼睛凹陷了，那里面隱藏着一

絲忧愁的神色。他穿好軍服，抱起兒子，打開襪襪，凝視着那小不點兒的面龐，細得象一道鉛筆痕的眉毛，呆板的黑色小眼睛。他用嘴唇噙住細嫩的小手指，默默地笑了。兩個大女兒——娥莉嘉和桑妮姪也站在那裡。安德烈用閑着的一隻手把女兒們攙到自己身邊。

“你們還要走嗎？安德烈？”安娜斯達霞問。

“還要走，沒有辦法啊。”

“那咱們怎麼辦？”

“堅強一點，娜斯金卡……有啥辦法呢？打仗嘛。”他吻吻兒子，把嘴湊近他耳邊低聲說：“沒關係……咱們要回來的。”

在暮色中，安德烈在大門外同家人告別，他擁抱安娜斯達霞，用手掌抹掉她面頰上的淚水，匆匆地吻了吻她。

“謝謝你，娜斯金卡，為了小奧列格謝謝你：我的小兒子很逗人喜愛……你得看好他。萬一我不回來……打起仗來什麼事都會出的嘛。噯，別這樣，別哭。奧列格完全象我。……喂，你怎麼啦，娜斯金卡！哭是不管用的……好吧，再見啦！”

他走向昏暗的遠方，從此就沒有回來……

“娜斯金卡，你怎麼這樣發愁？”格利戈里問道，從妹妹手裡接過了毛巾。“難道是不歡迎客人？”

“我看你看得出神，就想起了安德烈。”她嘆了口氣，想換個話題，便說：“格利沙，你這身塵土洗都洗不掉！哎喲，哥哥，你多見老呀！胡子都掛上霜了。”

“掛上了，該死，洗不掉啦！”格利戈里開玩笑地回答說。“也許是你

这样覺得吧？我不常上你这儿来。这一向咱们有几年没見面了？”

“好象快两年了。”

“来，說一說，日子过得怎样？”当他們走进屋子里，安娜斯达霞用刚挤出来的热气騰騰的牛奶招待哥哥的时候，格利戈里問道。“看得出来，你那头奶牛很不錯，牛奶是自己的。有小牛犢、猪、母雞……你还是在老地方当挤奶員嗎？”

“在牧場里，习惯了。”安娜斯达霞回答說，用拳头撑住面頰望着哥哥。“我的生活情况已經写信告訴过你了。女儿們嫁了出去：一个在冬天，一个在春天。請过你也請过达丽雅来参加婚礼……你們都没来……”

“那时候，达丽雅忙着料理家务，我又离不开綿羊……你知道，我那几个孩子也长大了，都飞走了。咱家現在只剩下馬美卡。这丫头正住高里长。她跟你的奥列格同年。你那繼承人在哪儿呀？”

“唉，格利沙，我叫这个繼承人給气坏了。”

“怎么回事？”

“他越大越古怪……一会儿也閑不住！”

“这有啥好奇怪的？明摆着的象他爸爸……安德烈年輕时候是啥样儿的，記得嗎？”

“記得，可不是嗎！再加上庫班河的水也被引到咱们耶戈尔雷克河来了。从前，在这个时候，耶戈尔雷克河就干涸了，可現在水老在淌着……有水倒是好事情，就是孩子們在水里太淘气了，玩个沒完沒了的。动不动就跑到耶戈尔雷克河里去游水或者打魚。我的奥列格成天都在那里泡着。今年学习很差。不听话，又不温順。不知道他在哪儿搞来一条小船。天一亮就跟他那个朋友，隔壁的阿辽沙一块儿划船去

了。到晚上才露臉……你一句話也別想跟他說，他干脆就不聽你的……”

“他在學校里怎樣？沒留級吧？”

“馬馬虎虎念完了七年級……”

“你打算以後怎麼辦？讓他念十年級嗎？”

“你去問他吧。他脾氣變得真倔。”安娜斯達霞深深地嘆了口氣。

“我已經跟他談過了，可管什麼用！他一味想當綿羊專家。拼命要上畜牧技術學校……就是咱們梨樹村的那所學校。”

“他想干哪一行？飼養員，還是獸醫？”

“難道他說得出來……這分明是孩子氣。他知道他父親是個放羊倌……就說，我要當綿羊專家，就是這樣。你跟他談談吧，格利沙，象男人跟男人那樣地談。勸他不要搞綿羊，最好念完十年級。”

“妹妹，我對你說：奧列格想的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格利戈里贊成說。“再說他喜歡搞綿羊，這也很好。不過，上技術學校以前，就叫他到咱們旱水牛村那兒去住一夏吧。放放羊對他會有好處的。讓他尝尝牧羊生活的滋味才好。”

“你想要他去當放羊倌？”安娜斯達霞驚訝地說。“格利沙，你休想……”

“嘿，瞧你說的！是好是歹以後就清楚了。”格利戈里捋捋胡子。“你很難管得住他。就讓他在旱水牛村呆上一夏好了。咱們那兒沒有耶戈爾雷克河，水都存在池子里。不過，那兒有多好的綿羊啊！又有什麼樣的草啊！那不是草，簡直是蠶絲！草原上的海市蜃樓，美極了！你往遠處一看，盡是一片汪洋大海。你走近點兒，大海就往後退。你向大海走去，大海就躲開你，你越是向大海走去，大海就越是逃避你，——它就是